

知乎盐选 | 多舛

见到秦厢琰那张胡子拉碴、形容枯槁的脸时，我一时竟没认出来，瞧了他半晌，问出了一个相当有水平的问题：「这位仁兄怕不是刚从丐帮逃难出来的？」

他怔怔望着我，静默须臾，唇瓣翕动，喃喃地念了我的名字，似乎那是什么救命良丹，顷刻就在他寂灭的眼中似忽然被注入了奇异的光彩，却又转瞬红了眼，紧紧攥着我的手贴在自己面颊，几乎喜极而泣：「阿祥……阿祥……」

我手足无措的地看着他，一时不知该如何安慰，他却是突地想起了什么，神色紧张地问道：「你今年几岁了？」

我想了想，只觉得脑子混沌的很，思索了好一会儿，才道：「我十三了。」

「十三……」他像猛然是被什么击中，怔怔半晌，才目色颓败地低喃自语，「……六天，还剩六天……」

话音未落，殿门突然被推开，一人神色匆匆地走了进来，我认得他，他叫承安，是总管太监，他还没到跟前就已经面如土色地跪了下来：「陛下，宁国侯世子……阵亡了。」

皇上神色一阵，抬步便往外走：「召众臣去崇政殿！」

他说着又想起了什么，转身看着我犹豫了一下，轻道：「有什么事就吩咐宫人，不要乱跑，在这里等我回来。」

我知道事态紧急，连忙乖乖地点了点头。

他又凝重地看了我一眼才转身离开。

他走了没多久，我正吃着夜膳，就听见外面传来「走水了！」的呼声，听起来离我还挺近。

我刚想拔腿就跑，脑子里就浮现了皇上刚才说让我在这里等他回来的话，于是拿起吃食跑得更快了，毕竟有命才能等，没命等什么？等死吗？

外面一片火光，亮得刺目，我忍不住闭了闭眼，混乱中被人撞了好几下，等才适应了些许，又被一个小太监拉住了胳膊急急道：「有人要对姑娘不利，姑娘快跟我走！」

夜半献殷勤，我信你个死鬼！

更别说我刚才还听见了我爹的声音，耳朵好使！

一声我迎面给了那小太监一拳就窜了老远，赶紧找了个乌漆抹黑的隐蔽角落躲了起来，然后就开始后悔刚才不应该给那小太监一拳，应该扒了他的衣服，这样我现在也不会冻成狗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远处的喧闹慢慢平息，可近处的喧哗却渐起，远一声近一声的「阿祥」叫得我心肝直颤，眼瞧着有一个身影越来越近，我在他又开口叫我之前一把将他拉进了我的容身之处。

我爹疯起来可是六亲不认，天皇老子都拦不住，他还在这叫我是真怕我活的长。

但是我草率了，我用力太过，以致他一个趔趄就将我压在了墙壁上，而我猝不及防地啃了他脖子一口，啃得他带着惊诧低低地唔了一声。

我想死，真的。

我宁愿心平气和地被我爹砍死，也不想以这种超然世外的方式社死，但是很显然，现在我只能装死。

然而他的某些部位并不允许。

有多不允许呢？

就是我才有了动一动的念头，他的呼吸就蓦然加重，静谧的空气中喉结滑动吞咽之声清晰可闻。

果然只要别人比我尴尬，我的尴尬就更尴尬。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一开始就不应该看话本子，如果我不看话本子，我就不会知道太多我这个年纪不该知道的东西，如果我会知道太多我这个年纪不该知道的东西，我就不会听见这十里八乡都回荡着夺笋一般的心跳声。

近在咫尺，身体相贴，他炙热的温度隔着薄薄的衣料渗了进来，我的脸已经红得像一只熟透了却还在裸奔的虾仁。

若是能重来，我要选离开这个美丽的世界。

是在下输了，在下实在熬不住地想瞅瞅他的表情，却一抬眸便见他也正望来，相视之间，呼吸交闻，气氛骤然升温，火花乱射，我的心更是狂烈的跳起来，其实我不反对小鹿乱撞，但是千万头小鹿乱撞我真的有点遭不住，我面颊滚烫，不自觉地躲开了他的目光，正值夜风袭来，我冻得颤了颤，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他猛地回过神来，动了动身子，背对着洞口挡住了旋进来的风，但洞内狭小，还是几乎将我护了满怀。

节操再稀碎，也还是要捡一捡的，于是我东拉西扯地开始转移话题，聊着聊着就说到了他幼年时躲进假山里的经历。

我惊疑地脱口而出：「你爹也要杀你吗？」

不对啊，他爹不是我.....等等，他爹是谁来着？

他闻言轻摇了摇头：「以前母亲对我总是严格，却对弟弟极为偏松，我心里难过，躲在这里独自待一待，会好受些。」

「或许，严格是因为她对你有更高的期望。」我默了默，轻道，「我爹就甚少管教我，但对兄长却极为用心，要求自然也更高些。」

他目色深凝地望着我，眸色明明灭灭几番：「你是这么想的？」

我点一点头：「若非有所期待，怎会费尽心思？」

「可惜我以前不懂得。」他顿了顿，语意带了几分哽涩，「如果.....如果我早知道她的过去，我.....」

「知道了，你就会原谅她吗？」我忍不住问道。

他没有作声，静了片刻，再开口时，语气中已尽是释然：「其实我从未怪过她。」

卯时的更鼓响起来之时，破晓的晨光也缓缓照进了山洞。

折腾了几个时辰，我俩都有些狼狈，我看了看他，用手绢为他擦掉面上的尘土，又以指为梳给他理了理头发，毕竟一个人也要整整齐齐。

他被我扯断了好几根头发，却仍好脾气的任由我摆弄，目不转睛的瞧着我，眼中跳跃着细碎湛湛的日光，熠熠璀璨，温柔地不像话。

我不大好意思地收回了手：「怎么这样看着我？」

他眼中含了蓬勃的笑色，轻轻将我的鬓发挽到耳后，叹息般说道：「原来阿祥小时候.....是这样可爱的。」

可爱.....吗？

除了兄长，还没有人这样夸赞过我，我一时红了脸，垂了眼看向了别处，却没瞧见他慢慢敛了表情，眼底压抑着的无穷无尽的悲哀伤色。

回去的路上，我听他咳了几声，想来是日理万机，昨晚又着风染了风寒，虽然大夫看过之后，虽说并无大碍，我却还是有些担心，便打算摘一些新鲜的枇杷给他熬滋补润肺的银耳羹。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那枇杷树上还住着一只喜鹊，它骂我！

它不止骂我，它还扑上来要打我，扑棱棱的翅膀往我脸上胡乱地拍。

但是和大鹅打过架的女人绝不认输，我狠狠一巴掌就扇了回去，直接把它给打懵了，绿豆大的小眼儿愣愣地瞧了我好一会儿，虽然恼羞成怒地骂得更厉害，总算是不敢上前了。

它骂我我就骂它，反正互相听不懂，就很瑞思拜！

然而它竟然还要阴招，故意吸引我的注意力，好方便另一只喜鹊在后面突袭我，我正跟它对峙的起劲儿，忽然就觉得脑前一凉，随着一阵自身后风袭来，我猛地被揽进了一个坚硬的怀里，混乱中只见皇上一手护着我，另一手宽大的广袖将冲过来的喜鹊兜头兜脑地一卷，长臂扬起便狠狠地朝一旁粗壮的树干击了上去，然后喜鹊晕了。

大侠，出《应对喜鹊手册》吧，我为你买十本。

但喜鹊媳妇儿以为它死了，瞬间就疯了，劈头盖脸地对着我俩又打又骂，还朝着我们满地拉屎，简直是一江春水一波涛，一坨屎比一坨糟，越拉越没招。

我不想闹出乌命，赶紧拉着勃然变了脸色的皇上逃跑，一边跑怀里的枇杷就一边噼里啪啦的掉，也不敢去捡，好半天才甩开了那不依不饶的喜鹊。

皇上跑着跑着就更怒了，扬声就要叫弓箭手，我连忙给他顺毛：「不至于不至于，它是畜生，人还能跟畜生一般见识不成？」

他没好气道：「畜生撵得你到处跑，反了天了！」

我顺口而出：「就是，每次都欺负我，太坏了！」

等等，我为什么是每次？这不是第一次吗？我难道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同学？

他的神色凝了凝，沉肃地望着我，带了不易察觉的小心翼翼：「你想起来什么了？」

我努力地转了转脑子，大叫一声「我的枇杷！」就赶紧转身回去，他跟在后面拾起我捡了又掉了的果子，待我想起来回头看他，他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下来，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正静静地凝望着我，明明是面无表情的样子，却像是眼尾眉梢并着唇角都微微低垂着，仿佛在哭。

被、被我气哭了？

我不安地挪得离他近了一点点，小声说：「我错了。」

他没说话，似是在舒缓情绪，默了半晌，沉缓的声音慢慢传来：「哪儿错了？」

「哪儿都错了。」

「哪儿都错了是哪儿错了？」

「就是处处都错了。」

「认错态度不诚恳。」

我：「……」你礼貌吗？

我决定剑走偏锋，色即是空：「你伤心了，是因为我吗？」

他却摇了摇头：「我没有伤心。」

「你有。」我对自己察言观色的能力相当有自信。

毕竟兄长阵亡之后，我从京都城最任性骄纵的朔宁郡主，变成了人人都能踩一脚的无名郡主，尤其那位曾经恋慕兄长却因为我不喜欢而没能如愿进门的侯府千金，当着我的面淹死了自幼服侍我的丫鬟，任我撕心裂肺挣得手腕都脱臼了也没救下来她之后，我就更明白，识时务者，贵在有眼力见儿，贵在君子报仇，十倍奉还。

我又觑了皇上一眼：「看在我特意为你摘枇杷的份儿上，不要难过了好不好？」

他微微一怔：「你是为我摘的？」

我重重点头：「当然，不然还能为谁？」

他看着我，目色倏地染上淡淡的红，眸光里尽是闪晶晶的细碎日光。

他真的很容易挂脸，但是又那么好哄。

好喜欢这种长得帅的傻子。

我被他看得有些难为情：「也不用太感动。」

他却轻捏了捏我的脸颊，伸手将我一拉：「走吧。」

我好奇道：「去哪？」

他宠溺地笑：「折腾了这么久，阿祥也该饿了。」

我心里还惦记着枇杷，赶紧摇头：「阿祥要去做枇杷羹，阿祥不饿。」

他瞧了我一眼，又幽幽道：「早前吩咐厨房做了万年清酒炖鸭子。」

我瞬间投降：「阿祥饿。」

皇上很忙，饭没吃两口就又被叫去了崇政殿议事，等我慢条斯理的用完膳，枇杷羹也炖糊了。

常规操作，意料之中。

我又叫人拿了新的锅子过来，眉朴见状，忙要接手过去：「还是奴婢来吧。」

我躲开了她：「你不懂，这是心意。」

半个时辰后，我的心意又糊了。

我不免挫败，怎么就又睡着了呢？

又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竹筐，完了，一个都没了。

正默默叹气，眉朴已经指挥着人挑了两大筐枇杷进来，笑眯眯道：「陛下早就料着了，特意吩咐将所有的枇杷都摘了送来，还说未必够用，真是一点都没错。」

我：「……」你看我像开心吗？

眉朴觉得我像，她不止觉得我像开心，她还觉得有她的指导我一定会更开心，但是说实话，听完她的秘方，我觉得她入宫前明明报名的是御膳司却被分到了内务司还是有原因的，这场面像极了倒数第一给倒数第二补课，一个敢教，一个敢让她教。

等终于做好了一碗惊天地泣鬼神的银耳羹已是两个时辰之后，我看了一望无际的御膳房，秦盛世，这不详如我所愿。

但饶是我这种二皮脸，也知道这是另外的价钱。

于是我撸了撸袖子，准备打扫一下眼前的锦绣河山，但是眉朴及时地拦住了我，一脸的苦大仇深，啊不是，苦口婆心：「主子，放过这些锅碗瓢盆儿吧，他们是无辜的。」

「啊？不好吧，总得收拾收拾。」毕竟是皇宫大内，万一让我赔钱咋办？这一看就是要一掷好多金的规模。

「这很好清理，没关系的。」眉朴笑得开心极了，转头看向御膳总管，那肉笑皮不笑的脸上分明写着，你要是不表示一下没关系，你的脑袋就会跟你没关系。

御膳总管点头如捣蒜：「是是是，这是奴才见过的最干净厨房。」

其实我是不介意拍马屁却拍马腿上这种行为的，谁都有个成长过程，但你把马腿拍折了就属实太硬了，于是我说道：「有点儿过了。」

他想了想：「是哈，奴才下次注意。」

我这才点了点头，心理素质稳如老狗地提着食盒去崇政殿，才走到一半又遇见了宁国府的平昭郡主，她又试图跟我套近乎，但又被我拒绝了，等离得远了，眉朴忍不住问我：「主子，你不喜欢平昭郡主吗？」

「不喜欢。」我答地坦率。

「为什么？」她大为不解，「奴婢觉得她对主子挺好的，不是送珍奇，就是赠异宝，刚才还邀主子放风筝.....」

我摇一摇头：「我不理她，她还上赶着殷勤，一殷勤就是几年还热情不减，这不更说明问题吗？」

眉朴愣了愣：「.....几年？」

我理所当然道：「去年今年大前年往前捋五年，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眉朴：「……」主子有我有好多话不敢说，但你这逻辑实在自恰到我无法反驳。

我见她露出惊讶并赞同的表情，不禁自得地扬了扬下巴：「就这点雕虫小技，还想骗过我京都龙霸天？」

眉朴不明所以：「龙霸天是谁？」

「龙霸天你都不知道是谁？」一说到他我就来了精神，「历史上最著名的百晓通，《穿越之书》听说过吗？就是他撰写的，他为人足智多谋，风度翩翩，翩翩起舞，舞刀弄剑，剑走偏锋……」

哦我亲爱的土拨鼠，我都能成语接龙了，我真是出息了！

眉朴憋了半晌，憋出了一句：「龙霸天……当真是人如其名。」

我看了她一眼：「话说回来，你作为我的侍女，不说四书五经，史记八股总得烂熟于心吧？怎么连龙霸天都不知道？」

「主子，我看您是在为难奴婢。」眉朴一脸为难，试图死道长不死贫道，转移话题道：「奴婢听说前阵子平昭郡主落水了，被救起来之后就性情大变，一改以往的骄纵性格，淑婉宁和了许多。」

她小心翼翼地瞟了我一眼：「好像还得了臆症，说了不少胡话，有一些似乎与主子有关。」

「与我有关？说了什么？」我立刻就起了好奇的心思。

眉朴却摇了摇头：「为了平昭郡主的名声，宁国府把消息捂得滴水不漏，不知道具体说了什么，但想来是接受不了太子赐婚，想不开罢了。」

落水、癔症、胡话、性情大变.....

我皱着眉思索时正路过藏书阁，我突然就记了起来，这症状我曾见过的，就在被我藏在藏书阁老鼠洞里的那本《穿越之书》里。

因为前朝就是被这些人搞亡国的，于是我朝建国伊始，便着重抓捕了这些异人，由龙霸天主笔编撰了《穿越之书》一书以给后世参考，里面详尽地记述了重生者、魂穿者和系统穿越者等百种异世之人的行为特征。

然而我去翻老鼠洞的时候，书吏却说这本书已经被皇上翻走了，同时被拿走的还有《借身术》、《还魂术》、《固魂咒》等一摞文本，不服不行。

于是我又继续去了崇政殿，但皇上并不在，宫人说他去宁国府了。

我心里记挂着《穿越之书》，便径自入了殿内找，这里面我以前没来过，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却发现我既会抚琴，又会作画，字还写得好看，我可能是个天才？

尤其无意间进了内室，入眼便是无数画卷，有的年代久远，都已经有些许的泛黄，——看去，尽数皆是女子人像，姿态各异，明艳飞扬，从面目空白至眉眼生动，似是寸寸明晰的心意，总有数千张之多。

这是.....我吗？

我看过这一张又一张的画作，如同一幕幕的回忆在我的脑中模糊地闪现又消散，流连至最后一幅，是双人画，女子容色栩栩如生，身后男子的容貌却并未落笔。

我下意识地拿过一旁的画笔想要完成这副画，却被外间纷杂的脚步声打断，我不自觉地退了退，差点失手打翻颜料，才扶稳就听外面传来一声冷喝：「谁在那？」

「是我。」我一走出去就见皇上和文武百官都在外面，皇上风流俊逸地坐着，众臣虎视眈眈的望着，这下真是尴尬之子给尴尬拜年，尴尬到家了！

「我.....我路过给您拜个早年！」虽然我在一瞬间差点被自己蠢哭，但是没关系，这辈子很快就过去了，下辈子又是一条风华绝代的天仙。

皇上见我窘迫的样子，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但我笑不出来，明显那群大臣也笑不出来并且把脸憋得像是戴了绿帽子的紫茄子。

「过来。」皇上又开口。

我缩了缩：「我过去你会打我吗？」

「不会。」

「你保证。」

「你过来我保证不打你。」

听起来哪里怪怪的。

我犹犹豫豫地走了过去，停在了一步之外的地方，还未站定便被伸手一拽，眼看着他又抬起了另一只手，我下意识地闭紧了眼，却是他温温柔柔地将我下巴沾上的彩墨擦了去，还温温和和地问我：「饿了吗？」

我正要回答，却被那个眼睛瞪得最凶的白胡子老大臣一声暴喝打断，口沫横飞地讲起礼仪体统来，我听着异常的亲切，便按下了皇上要斥责他的想法，静静听了半个时辰，中间还给他递了杯茶之后才开口道：「你说的不对。」

他气得花白的胡子都更白了几分：「老夫任吏部侍郎二十三年四十八天从未出过差错，你竟敢质疑老夫？」

我淡定开口：「你把第七章第三十二条细则和第三十三条说反了。」

他愣了愣，转眼看向记录的小书童，小书童查阅一番，怯怯的点了点头。

我得意地挑了挑眉，后宫的礼仪体统我自己都数不清抄了多少遍，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比你熟！

不过，我为什么要抄这玩意儿来着？

一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恼羞成怒的礼部侍郎抢了白：「后宫不得干政！」

「我没干政。」

「后宫不得擅入崇政殿！」

「我不是后宫。」

「非皇后者不得.....」

「宣旨。」他话未说完便被皇上打断，而内容就是册封我为皇后。

啊这.....这合法吗？

我看着众臣面面相觑，看着礼部侍郎写满十万个凭什么的脸，仔细地捋饬了一下我跟皇上的关系，但好像捋饬不清，给我捋饬乱了。

不过皇上说可以应该就可以吧？

然而显然礼部侍郎觉得不可以，不过皇上的态度很明确，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不只要我觉得，我还要将你们都赶出去。

但礼部侍郎不出去，礼部侍郎委屈，礼部侍郎脸上的每一条褶子都写满了不愿意。

皇上冷冷地开口：「朕的话不说第二遍。」

礼部侍郎突然觉得出去就出去。

等众臣都走光了，我却觉得有点尴尬，四周静的可怕，皇上刚才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真的？

为了缓解气氛，我将枇杷羹给他拿到了桌案前，随意扫了一眼桌上其它的东西：「你在看兵书？」

他点一点头，目中染上化不开的愁绪：「最近战事愈发胶着，可用者甚少，我怕是要亲自上战场了。」

我惊讶的瞧着他，他笑了笑：「我自幼受教于胜武皇帝和雷战将军，水平可不差。」

这两个人我都没有听说过，他见我露出疑惑神色，却不再解释，反而立刻止了话头，探手将我一拉，我便坐到了他的腿上，我一惊就要起身，却被他扣住了腰，他凑过来将下巴抵在我的颈窝，深深吸了口气，语色间是抵不消的疲累：「让我抱一会儿，一会儿就好。」

我听的心头一软，本想去推开他的手也转了方向落在了他的头上，轻抚了抚他鬓间的发丝，心口不禁有些酸涩，我还记得初见时他意气风发的模样，如今不过五年，鬓间的白发就已经依稀可见。

「明年，阿祥就要及笄了。」他的声音瓮声瓮气传来，温热气息吞吐在颈间，混着酥麻麻的微痒钻进了耳窝，「及笄之后，阿祥便可以嫁给我了。」

我有些羞也有些痒，忍不住躲了躲，却见他说着忽然有了精神，抬头看着我，双目烁闪耀熠地开口：「阿祥只能嫁给我。」

我傲娇地扬了扬下巴，故意呛声：「谁说的？」

他表情顿时变了，眼中骤涌的痛色几乎遮掩不住：「你不愿意嫁给我？」

我低了低头，小声道，「我总是给你惹麻烦。」

他的神色这才缓了下来，轻柔地摸了摸我的小脑袋：「阿祥毕竟是个小姑娘，小姑娘就该闯祸，就该按着自己的心思活。」

他总是喜欢叫我小姑娘，带着几分宠溺和几分隐秘的语气，仿佛是个多么不得了的称呼。

但我想，我是愿意被他这么叫的，愿意被他这么叫一辈子。

我红着脸环住他的脖子，缓缓靠在他的肩膀上，指尖触了触他颈间的齿痕，明知故问：「这是谁咬的呀？」

他纵容轻笑，低沉沉的欢声传进耳窝：「是小狗。」

我哼了一声：「小狗的牙齿真整齐。」

他故意捏我的面颊：「小狗的脸皮真厚，快让我瞧瞧是不是二皮脸。」

「你才是二皮脸！」我气得打他，被他一把捉住了腕子，四目相视，气氛霎时升温，心跳蓦然加快起来，他揽着我的腰肢慢慢地凑近，再凑近，我却突然开口道，「要不要去放风筝？」

放个鸭子哦！

我总是这样，不该沉默时话多，该沉默时话更多。

我满脸惭愧地看着他，要不你跪下，我给你道个歉吧？

他却愣了愣，眼中闪烁着异样的光彩：「只有你我？」

我无地自容地往外面看了看：「叫上承安也行。」

他却断言拒绝：「不，只有你我。」

为了找回点场子，我决定秀一秀以证明我的智障是分区域的，于是我给皇上画了一只雄鹰风筝，他还兴致颇高地往上写了名字，宝贝兮兮地抱进怀里：「我的！」

「你的你的。」我连连点头，突然觉得凡事就怕衬托，这么一对比我好像也没那么智障了。

但我真没想到，十八般武艺都耍得有模有样的一国之君，皇帝陛下，放风筝却像是在遛狗。

我实在看不过去，拿过来拉拉扯扯地让狗，啊不是，让雄鹰飞上了天，然而一阵风吹来，雄鹰挂树上了，卒。

来来回回弄了半天都扯不下来，我已然失去了耐心，便叫人拿剪刀来想给它个痛快。

皇上却阻止了我：「你不多拽一拽，怎么知道他不会回来。」

他伸手将风筝线接了过去，时轻时重的拨弄，几乎耗了小半个时辰，额头都冒了细密的汗，才让风筝摆脱了纠缠。

我颇为意外地看着毫发无损的风筝：「还真让你拽回来了。」

他慢慢地将风筝收回手里，垂眸望向我，神色间再认真不过：「如果是我，你不拽，我也会自己找回来的。」

我看着他的双眼，心头仿佛被一个小锤轻轻敲了一下，似榛果一样裂开了细细的缝隙，有绵绵的暖意流淌进去，又渐渐舒展开来。

夜间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眠，明明是两情相悦，心意相通，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底总有隐隐的不安，带着这种不安睡去，就连梦里都是一派兵荒马乱。

果然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一觉醒来，我又被绑了。

这个「又」就很灵性，生动形象地表达了生而为人，我很卧槽的中心思想。

但问题是我白日思考的是嫁人，而不是被人绑架，尤其是被平昭郡主绑在刑架，下午还在听她的八卦，如今八卦主人公就站在我面前，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见了不如不见，更别说睡前我还看了《穿越之书》，确定她是个重生之人。

这事儿我之所以接受的很顺畅，并不是因为世界有多大，我心就有多大，而是觉得刚看完理论就迎来了实战，老天真是偏爱勤奋的小孩。

于是我开始思考如何以重生者之矛攻重生者之盾，正出着神，冷不丁就被她抽了几鞭子，钻心的疼让我立刻怒了：「你干什么？」

你这还没问呢，怎么知道我不会说？

「不见点血，怎么会惹人心疼？」她温柔似水地笑了笑，那笑容却丝毫未达眼底，又伸手用鞭子柄抬起我的下巴，冷冷注视我半晌，一双美目渐渐被痛恨憎恶之色浸透，「好一副清水芙蓉的无辜模样，不过没关系，等着你的堂主和长老被我一网打尽，你还可以继续用这副样子跟他们去阴间装可怜。」

你能不能说点阳间话？

我完全听不懂她在说什么，但我不能让她知道我不懂她在说什么，于是我开始暗戳戳的套话，然而套出来的话却把我听的一愣一愣的，她说：

「你这个祸国殃民的妖孽，就是因为你，他们才会父子反目！」

「就是因为，他才忤逆母妃，犯上作乱，万箭穿心而亡！」

「还是因为你，他才看也不看我一眼！」

「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

我觉得她说「他」应该指的是太子，但我也觉得，我跟太子没有这么深的交情。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我立刻撇清关系，「我跟太子不熟的。」

她冷笑一声：「你以为，我会像那些男人一样被你的鬼话骗的团团转吗？」

那些是哪些？你倒是说个五五六六、七七八八出来啊！

还没等我想好措辞继续套话，不远处已然出现了一个。

确认过眼神，是我不认识的人。

但明显平昭郡主认识，阴阳怪气地开口：「既然傅大长老已经来了，傅堂主还会远吗？」

傅长卿眉目凛冽地走近，语色严厉：「放了她。」

「你可千万别过来。」平昭郡主不知从哪抽出了一把匕首，在我的面上比比划划，笑得十分不怀好意，「过来我就让她这漂亮的脸蛋儿开花。」

傅长卿在一霎攥紧了拳，指节嘎巴嘎巴直响，却不得不停住了步子，按照平昭郡主的指示，站在了指定的位置，直勾勾的盯着我，眼神那叫一个错综复杂。

怎么的呢？来救我委屈你了？

这么不乐意，你倒是走啊！你走啊！

他还真转身走了。

别介！我就脑嗨王者，随便想想，我又没有说出来，你走个鸭子走！

哦，不是走了，是站错地儿了。

包大人，我觉得这个人的智商不太行。

求人不如求己，我往四周看了看，发现某些地方的砖石有翻新的痕迹，还有些微的突起，底下该是埋了东西，顺延着看过去，引线从四面八方牵到我的脚下，而傅长卿站的地方，正是一翻新之处的旁侧。

我恍然明白过来，她这是备了火雷，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心黑得跟屎壳郎一样！

我一边腹诽一边小幅度地割着背后的绳子，虽然不知道为啥我总是习惯性地热衷于往身上各处藏短刀藏匕首藏刀片，但显然这个爱好很有助于身心健康，比如现在。

不过成了精的黄鼠狼说的大概就是平昭郡主这种人，她用的特制的绳索，还浸了特制的增韧汁子，滑腻的一匹，难割的像头驴，我来回地忙活了半天，才只割破了一点点。

正思索着别的办法，忽然有微风拂过，鼻尖便萦绕了一抹淡淡鹅梨香，接着眼前便出现了一抹月白身影极快地向平昭郡主手上的匕首抢来，但平昭郡主反应快地跟狗一样，转身便躲在了我的身后，匕首也顺势抵在了我的咽喉，立刻就见了血。

那月白身影见状急急止住了动作，旋身一转，翩然而落，仿若谪仙。

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傅哥哥，你回来了！」

他之前曾特意跟我告别，说要去西域寥望天找还魂草，一别经年，他依旧姿容翩翩，俊雅温然，好一朵人间栀子花。

「是，我回来了。」傅寒池满眼殷切地望着我，平了平心绪，似在镇定内心的激动。

我大喜过望，但笑容还未绽开，蓦然觉得一阵寒意袭来，转眸看过去，一旁的傅长卿早已变了脸色，锐利的目光直喇喇地刺来，恍似千万根针扎在了我的身上。

我不由地缩了缩，咋，咋的，你终于要从救我的阵营叛变到杀我的阵营了吗？

「长卿。」傅寒池叫了他，语色虽淡，却充满了警告的意味，傅长卿悻悻地望了我一眼，突然偏过脸去，胸口连连起伏，仿

佛平复着某种难以压抑的震怒。

平昭郡主寻究的目光在二人身上流连几番，便对着傅寒池道：

「傅堂主一接到消息就不眠不休万里迢迢地赶回来，真是令人感动。」

傅寒池并不言虚，直截了当道：「放了她，我什么都答应你。」

平昭郡主挑衅的笑笑，轻声开口，似吐着猩红信子的毒蛇带着阴冷的气息：「如果要你的命呢？」

傅寒池毫不犹豫：「可以。」

我不可以！我非常的不可以！

我急急道：「你别听她的，她埋了火雷，就是想让我们都死在这儿，你别管我，赶紧走！」

「他被你迷了心窍，不会走的。」平昭郡主笃然地开口，阴翳的双眼看了一眼傅长卿，又对傅寒池道，「让他把你的手脚筋都挑断。」

「不行！」我心里猛地一绞，大叫出声，他是练武之人，好不容易才成为天下第一轻功的侠客，挑断手脚筋不是要了他的命吗！

话音未落，平昭郡主扬起手就甩了我一巴掌，打得我脑子嗡嗡直响，嘴里都冒出了血腥味，她恶狠狠道：「轮不到你说话！」

「住手！我听你的便是！」傅寒池心疼得脸色都变了，给面色犹豫的傅长卿递了一个凌厉的眼神，傅长卿虽极不情愿，却还是缓缓朝他走去，待至他身前，已将手中佩剑拔了出来。

「不行！不要！不可以！」我登时急了，拼命地挣动绑着我的绳索，不顾指尖的钻心的疼，恶狠狠朝平昭郡主大叫：「是我！是我将来会害死太子！是我蛊惑他忤逆谋反！你还在等什么？还不杀了我！崽种！杀了我啊！」

平昭郡主目色一沉，曲肘狠狠痛击在我的胸前，我只觉心口骤然一窒，眼前瞬间便黑了，好半晌才缓过神来，待双眼能看清的时候，傅寒池已被挑了左手手筋，登时血流如注，转瞬就在地凝成了一个血泊，他的脸上更是苍白中透着青色，可他生生忍着，死死地咬着唇不出一点声音，甚至还笑着朝我望来：

「我没事，不疼的。」

看着他冷汗涔然，脆弱易碎，却又倔强地故作轻松，我脑中有无数的画面速速闪过：

「姐姐，我没事，不疼的。」

「姐姐，我不疼，你别难过。」

「姐姐.....」

「花.....花儿.....」我喃喃地叫出一个名字，心脏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死死的攥住，几乎难以呼吸，我死命地扭动，像一只濒死的鱼拼命挣扎。

就在这时，旁边一个下人匆匆行至平昭郡主跟前，耳语了几句，她骤然变了神色，恨声道：「这都瞒不住！没用的东西！」

她说着将抵在我颈间的匕首紧了紧，一双野兽般疯狂的眼便望向了傅寒池，威胁道：「动作快点！」

傅寒池冷汗顺着脸侧涔涔而下，他咬了咬牙，又看了傅长卿一眼，傅长卿便再次抬起了剑，而我已是歇斯底里的嘶吼，几乎如同困兽一般死死挣扎，被逼到了极致，心头便骤然生出一股决绝的狠意。

我记得我的手腕是有旧伤的，只要用力一拽就会脱臼，这个偏方助我逃过了很多次危险，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如今的手腕却没有伤了，但是没关系，它马上就会有有了。

我下了死力狠狠一挣，生生把腕子掰成了一个诡异的角度从绳索中挣脱出来，接着一脚踹开平昭郡主就地朝傅寒池跑去。

但我没有看见，摔在地上的平昭郡主爬起身来，目色阴狠地盯着我的背影便从怀中掏出一个火匣子，张口一吹燃起了火，她的眸中映出疯狂的火光，冷笑一声，转身就点着了一旁的火雷引线，簇簇火苗吡啦地响着，沿着设定的轨迹窜出一条条火蛇。

傅寒池脸色骤变，大叫着「姐姐小心！」，便一纵身朝我扑来，下一瞬，四周轰隆炸响，一时间飞沙走石，残垣断壁皆铺天盖地压来，轰鸣中似乎还听得一声绝望大吼的「雪儿！」

眼前昏暗许久，我才觉得身上压着的重量突然减轻，恍然间竟听见了狗鹅子的声音，还有人在猛烈地摇着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但才喘息片霎，还未及应声，就又觉得有一种激烈情绪像蛇一样猛然窜上了脑海，眩晕的同时，似乎有一双大手揪着我的后颈狠狠往后拽着，而那股激荡的情绪却源源不断地往前涌去。

我挥舞着手试图挣脱，但却抓了个空，完全无法停止身体的沉沦，耳畔轰鸣中，只听见了凄厉哭号的女声：「长卿！长卿！」

傅长卿是覆在最上面的人，也是被冲击的最狠的，此时被我抱在怀中，口中不断地涌出鲜红的血来，不过片刻，就已经浸透了我的衣衫，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拼尽最后一份气力，断续着哀求道：「雪……雪儿……再叫我一声……傅……傅哥哥……好不好……」

绝望灌顶，眼泪像断了的珠子簌簌下落，我已是泣不成声：「傅哥哥……傅哥哥……为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傻？」

他奄奄一息地喘了最后半口气，似乎还满足的笑了笑，声音却轻飘到几乎听不见：「情至深处……无怨尤。」

我的心剧烈地收缩，排山倒海的记忆呼啸着向我涌来，翻覆成歇斯底里的绝望：「傅哥哥！」

叫他最后一声的时候，他的手已经松开，猛然下落，到死，双目都没有闭上。

耳边依然有人急速地低吼着「阿祥！」和「姐姐，而我却像失了魂魄一般，毫无反应。

恍惚中，伴卿凌厉的声音似劈天而落：「让开！」，接着便有一方黄色符咒啪的拍在了我的额头，像是一颗火星子瞬间燎过了四肢百骸，将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骨脉都燃烧起来。

我醒了，却还在装睡，狗鹅子就在旁边守着，几天寸不离，带着那种要么将我熬醒要么将我熬走的执拗劲儿。

承安一遍又一遍地小心催促，他都不为所动，直到朝中的大臣纷纷跪在养居殿门口，几位老臣还要以死劝谏，他才将目光死死凝在我面上半晌，最终走了出去。

我缓缓地睁了眼，涌进目中的泪像是突破堤坝的洪水宣泄而下，内心的痛楚几乎无以复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偏偏是你？为什么.....上辈子害死我的人，是对我这么好的你？

说爱我，却杀了我，换个躯壳，装作无事生过。

救赎我，却又给我建造新的牢笼炼狱，日日折磨。

可惜，我从来不是什么良善之人，伤我者，都要付出代价。

我的一生，都在波云诡谲中挣扎，都在恨意深重中沉浮，既然，我不配真正被爱，那就，让我们.....一起下地狱吧！

晚间我进到崇政殿的时候，狗鹅子正跟着忠臣对峙，一怒之下还摔了杯盏，怒斥着让大理寺彻查严办。

我微微勾了勾唇角，笑他徒然，查是不可能查出来的，严办更是严办不了的。

刚才在大理寺的停尸房，我亲眼看见了平昭郡主的尸体，面目皆非的脸，毫无特征痕迹，压根无法辨认身份。

早在埋下火雷之时，她就已想好了退路，只要在爆炸前拧动机关，墙壁上便会豁开暗门来，她可以趁机逃生。

可她太想让我死无葬身之地，放置了几倍的火药，导致爆炸时的碎石堵住了暗门，反而害了自己。

但她还算有心，知道狗鹅子已至门外，而她无法逃脱，便在最后一刻，为了不牵累宁国府毁了自己的脸。

女子就该有女子的血性，我很欣赏她一人做事一人当的个性。

无法辨认，便无法追究，这个道理，自始至终她都很明白。

我也很明白，所以我说：「这个案子，不止不能严惩，还要论功行赏。」

殿内一众大臣闻声俱转身向我看来，上次我进崇政殿时没在场的林阁老是第一个开口的，严厉斥道：「大胆！崇政殿乃议政之处，素来不准女眷踏入，你……」

「从今以后便准了。」狗鹅子冷声截断，走过来牵着我的手行至众人身前。

「不成体统！不成体统！」林阁老气的差点厥过去，「这是祖宗定下来的规矩，如何能.....」

「等朕死个几百年，朕也是老祖宗！」狗鹅子毫不留情的打断他，威严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至尊，莫越国母，自古帝后一体，皇后当然何处都去得。」

「啊这.....」

一时哗然，众大臣皆面面相觑，议论纷纷，但狗鹅子沉了脸，他们便再不敢言声，殿内一片肃静，半晌，狗鹅子才开口让他们退下，又引着我落座，深深地望我须臾：「我还以为.....你会继续装失忆。」

装？

装怎么能逃得过你的眼睛？

我轻轻笑了，做出一副大义贤良的姿态：「我若不管，你怕是要把宁国公府诛九族了。」

他目若寒霜，语色阴鸷：「谋害国母，万死难赎！」

我摇一摇头，道：

「死的是平昭郡主，我心里清楚，你心里也清楚，宁国公更是清楚，但一个绑架宫中贵人的无名女尸，他不敢认，也不能

认，而你，却不能再追究下去。否则，宁国公世子刚刚为国捐躯，你便要诛杀他的氏族，会寒了百官的心，寒了天下人的心，这不是一个明君该做的事情。」

「再说，宁国公刚失去长子，又没了女儿，若是逼急了，悲痛欲绝之下，什么事情都做的出来，宁国公不止有府兵，他的二公子还是侍卫左统领，国有外患，不可再添内忧。」

「这件事情，你不止不能追究问罪，还得厚葬立碑，颂其功绩，以安抚宁国公，理由便是她诛杀了凌天盟的主位长老，活捉了掌权堂主，于江山社稷有功，然面目俱非，难查姓甚名谁，特许葬入官陵，以一品诰命之礼下葬。」

狗鹅子胸口起伏几番，两手紧攥成拳，几乎咬牙切齿：「她差点害死你，我恨不得将她抽筋扒皮，挫骨扬灰，你却要我不再追究，予她厚葬？」

我心中不禁冷笑，若说害死我的，她可不是第一个，排队也轮不上她。

我平了平心绪：「兹事体大，任性不得。」

他死死瞪着我，眼角已是憋屈得发红：「若朕，非要任性呢？」

「珽儿，你是君主，这是你该担的责任。」我肃凛了神色，严厉地望着他，「你须要时刻记住你的身份，时刻冷静……」

「冷静、自持、克己、复礼。」他矢口截断我的话头，扯了扯唇角，眉目间染上讥讽之色，机械一般地开口，「永远谨记身份，永远慎言慎行，永远不能有一分行差踏错，你向来都如此教导我。」

我肯定地点一点头，没错，这么有水平的话就该是我说的。

我自小就被如此要求，必须乖巧听话，不乖巧听话就会惹我爹生气，我爹生气就会杀了我，要想不被杀就得听话，多么完美的逻辑闭环。

虽然我讨厌我爹，但不妨碍这套优秀的理念培育出了优秀的我，多少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狗鹅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这些要求.....朕可都做了到？」

我有些疑惑他旧事重提，但还是点了点头，他从未让我失望过，他甚至比我期冀的都要好。

「那你为什么不爱我？」他似乎已隐忍压抑了太久，几乎失态地紧声追问，「为什么不认我？为什么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去牢里见傅寒池？」

因为你不会遣人为他治伤，而他的手筋若不及时医治，这辈子就废了，我不能让他成为一个废人。

但这话我不能说，说出来就更刺激他，所以我选择了沉默，但显然效果并没有好多少。

「你究竟怎样才会爱我？」他冷彻的目光梭巡在我的面上，眼底狠狠压着执拗与偏狂，一连声地诘问，「我还要做多少？还要做到什么程度？还要愚蠢的像傻子一样多久？你才会看我一眼？才会爱我一点？」

我爱你个北极熊！

你杀了我，我肯定要弄死你，只有我受过的你都来一遭才算得公平，才可以再谈别的，所以现在这情况，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他静默凝视我须臾，黑沉沉的眸子里明明暗暗，波涛涌动，指节松一瞬紧一瞬地攥着我的手腕，额上隐有青筋突出，胸口起伏伏了好一阵子，突地没由来地笑了一声，自嘲道：「也许你永远都不会爱我。」

他强作隐忍，眼眶却红了一片，如正在绞刑架上凌迟的犯人，一分一分地将自己的心脏剖开，再一点一点的碾碎：

「我知道，你不爱我，亦不在意我。」

「我也知道，你心里认定，我心机深险、乖悖违逆、狠蛰残戾。」

「可是我爱你，我这样爱你，你却永远都不会爱我。」

他的目光深深黯黯，眸色愈加黑冷，甚至隐约流露出一丝戾气，缓而轻地启唇：「你说，朕该如何处置你才好？」

